

湿地春鸣

候鸟北归赴春约 印证鄂尔多斯生态之变

一年春始，鄂尔多斯大地敞开怀抱，迎接候鸟归来。

2月底，冰雪消融，春叩大地。黄河沿岸的杭锦旗湿地迎来候鸟迁徙高峰。天鹅、赤麻鸭、绿头鸭、苍鹭、白琵鹭等鸟儿成群结队，或在水面从容浮游，或于浅滩俯身寻食，或展翼轻舞翩跹。

杭锦旗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区和天然林保护工作站副站长李进介绍：“黄河岸边，每年秋收后遗留在田间的玉米、黑豆、黄豆等庄稼，经过黄河水一冬天的浸泡，为候鸟提供了充足食源。经过多年治理，生态环境变好了，来这里的候鸟品种和数量越来越多，赤麻鸭有时甚至还会留下过冬。”

3月下旬，春和景明，萨拉乌苏国家湿地公园里桃杏初绽。2月底抵达此处繁育的苍鹭们，正迎来幼鸟陆续破壳。

“围绕苍鹭生存繁衍的核心需求，我们在其主要繁殖区域专门建设了长达3公里的保护性围栏，为苍鹭繁殖、育雏营造安全、安静的环境，避免人类活动对其栖息地造成破坏。在苍鹭活动重点区域，我们架设了8套远程热成像监控设备，既能捕捉苍鹭的活动轨迹、种群数量变化，也能及时发现异常情况。此外，还专门修建了12公里巡护路，方便巡护人员开展步行巡护。”内蒙古萨拉乌苏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工作人员曹瑞说。

4月初，鄂尔多斯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完成2026年春季水鸟同步调查工作。“经系统监测统计，本次调查共记录到水鸟5目9科31种，累计数量达7858只。与2025年春季同期相比，水鸟种类同比增长1.9%，数量同比增长1.17%。”鄂尔多斯市林业和草原事业发展中心湿地保护科科长李富高兴地说。

每年春季冰雪消融前后，黄河鄂尔多斯段沿岸湿地都会吸引超过10万只过境候鸟前来觅食和栖息，包括天鹅、灰鹤、赤麻鸭、绿头鸭、红头潜鸭等20多种国家级保护动物。黑鹳等濒危物种也会将这里作为中转驿站。过境候鸟一般分三批陆续到达，每批休整20多天后继续向北迁徙。

都说鸟儿是环境的“晴雨表”，环境好不好，鸟儿最知道。随着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鄂尔多斯蓝天更多了，水质更优了，生态更美了。大天鹅、红单、大鸕、鸕、白鹳、灰雁等多种珍稀鸟类由“稀客”变“常客”，候鸟数量逐年攀升，种类逐年增加，成为生态治理成效显著的生动写照。

“鄂尔多斯市野生动植物资源禀赋丰厚，现有岩羊、赤狐、沙狐、草原黄鼠、三趾跳鼠、蒙古野兔等陆生脊椎动物425种，其中含两栖纲3种、爬行纲12种、鸟纲305种、哺乳纲69种。境内分布百合木、沙冬青、甘草、葶苈等野生植物1054种，隶属于99科437属，包含种子植物1048种、蕨类植物6种。”鄂尔多斯市林业和草原事业发展中心自然保护区湿地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科科长王利宇表示。

鸟过留踪

解锁沙漠湿地里的“生态密码”

5月9日，世界候鸟日。这一天，地球生命最壮丽的史诗之一。候鸟迁徙，正在苍穹下无声上演。

当万千候鸟划破天际，开启跨越山海的生命远征，每一只振翅的生灵都承载着生态系统的密码。而在中国北方的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与库布其沙漠正见证着一场非凡的回归。

这里，曾是“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的荒芜绝地。而今，已蜕变为“雁过留声、鸟过留踪”的宜居家园。

当候鸟飞过高原、大漠与长河，它们振翅掀起的风，正吟唱着一首动人的歌。这首歌，名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栖羽百科

苍鹭

苍鹭，别名老等、青庄、捞鱼鹤等，是鸕形目鸕科鸕属的一种大型涉禽。体长75—110厘米，体重0.9千克—2.3千克。喙、颈、足纤长，上半身主要为灰色，腹部为白色，被列入中国《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



苍鹭

蓑羽鹤

蓑羽鹤，是鸕形目鸕科蓑羽鹤属鸟类。全长约105厘米，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鹤类，具有飞越珠穆朗玛峰的惊人能力。喉和前颈羽极度延长成囊状，眼后和耳羽形成的白色耳簇羽延长成束状，垂于头侧。体羽主要为蓝灰色，翅灰色，但羽端黑色，飞翔时形成黑色翅尖。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蓑羽鹤

候鸟寻家

那座湖心岛——我温暖的家

我是遗鸥，人类最晚认知的鸥鸟。我对居住环境极为挑剔，而这份固执的挑剔，曾让我的族人一度濒临灭绝。

每年3月底，我会飞越两千里，从渤海湾回到泊江海——这里是全球最大的遗鸥繁殖地之一，也是全球唯一以保护遗鸥及其栖息地湿地生境为主题的国际重要湿地。

那四座湖心岛，就是我们的家。5月到7月，我们以沙窝为巢，以湖水为邻，孕育新生命。曾几何时，连年干旱让湿地萎缩，我们不得不离开。但这里的人们通过生态补水、疏通上游河道、栖息地修复、安装远程监控、人工巡护等方式，为重建我们的家园不遗余力。时隔22年，保护区水域面积稳定恢复，我们终于踏上归家之路。去年，湖心岛繁育巢数达1801巢，幼鸟破壳后，我们总数超过8000只，创20年新高。

如今，这里已成为众多鸟类的天堂，每年承载鸟类数量达10万只以上，我们的同伴种类从初期的83种增加到115种。

萨拉乌苏湿地公园——我的无忧育婴室

我是苍鹭，也叫“老等”。

每年2月，春寒未消，我跟随迁徙大军从秦岭以南飞往鄂尔多斯萨拉乌苏国家湿地公园。对别的鸟而言，这里只是驿站，而我选择在此安家。丰富的水生植物提供了充足食物，峡谷形成的天然屏障，高大的树木以及人类的悉心保护，让我们安全感满满。

围封栖息地、河湖治理、禁牧休牧等措施层层守护，这里成为我们的无忧育婴室。一代又一代族人在这里出生、长大、振翅飞向远方。

萨拉乌苏，作为第一批国家湿地公园，不仅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地，更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见证地。我的家族从13年前的700余只，增长至如今的3500余只，同伴种类也从85种增至114种。

黄河岸边——我们的“共享餐厅”

我是赤麻鸭，羽衣棕褐，双翼雪白。我喜欢开阔水域，爱食谷物与水生动物。鄂尔多斯的杭锦旗湿地，完全满足了我的喜好。

每年春天，我飞越千里，奔赴这片水草丰美之地。我们夫妻同心筑巢、孵卵，茂密的芦苇荡是育婴房，黄河岸边的浅滩是绿色餐厅。这里的粮食、碱蓬，以及水中丰足的小鱼、水生昆虫和水生植物，构成了我们丰富的食谱。

更暖心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用心守护着天蓝、地绿、水清，让我们安心繁衍、嬉戏。

我们的选择就是最佳答案——因为我们天生是“完美主义者”。哪里生态好，我们就在哪里飞。

数据观栖

硬核数据话变迁 羽翼为证见新生

曾经的鄂尔多斯，是候鸟迁徙路上的“绕行”区域。风沙肆虐时，当地人说，“一碗饭半碗沙”，是最真实的日常。几代人凭着不服输的精神，在库布其沙漠与毛乌素沙地的夹缝中，硬生生拼出了一条活路。

数字是硬的，库布其沙漠治理率达到50%，毛乌素沙地治理率已达85%——这两块横亘在鄂尔多斯大地上的“硬骨头”，终于快被拿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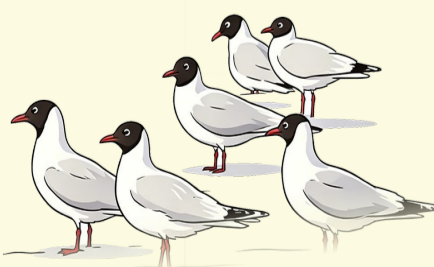
数字也是软的，全市林草覆盖率提升至78%，21个围控断面水质全优。这意味着，水中有鱼虾，芦苇可藏身，221.97万亩湿地成为候鸟既能“安家”也能“补给”的最优选择。

从“沙进人退”的恐慌，到“鸟择良木而栖”的从容，这正是沙漠湿地在披上绿色之后，最生动的旁白。

谁能想到，曾经“风起时沙到处流”的鄂尔多斯，如今已变成一幅“百鸟衔春入翠微”的和美画卷。湿地面积的增长，不仅见证了生态环境的复苏，更构筑起生物多样性的宝贵家园。

“鄂尔多斯有700余种高等野生维管植物、30余种重点保护对象、300余种鸟类、近70种兽类，保存了全世界面积最大、被誉为植物“活化石”和植物“大熊猫”的阴山木分布区。奇趣各异的动植物在这里肆意生长，也让这片土地更加多姿多彩。”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李凤琴说。

鸟过留踪，雁过留声。候鸟从不吝啬用翅膀为优质生态投下最真诚的“选票”。它们跨越山海，用翩跹羽翼向世界推荐鄂尔多斯，用声声欢鸣诉说着这片土地的生态蝶变，也见证着一座能源之城与自然生灵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鸟过“留踪”——这幅美好的图景，已成为鄂尔多斯献给地球母亲最美的生态勋章。



遗鸥



赤麻鸭